

馬克思著  
沈志遠譯

# 僱傭勞動與資本

新中國書局發行

馬列文庫之十

僱傭勞動與資本

馬克思·恩格斯  
著  
沈志遠譯

## 譯者序言

這是馬克思底早期著作之一。它是通俗的，但是深刻的經濟著作，它雖然是馬克思主義底「古典」作品，而內容却並不像通常所說的「古典著作」那樣的難於瞭解。這本小冊子，關於勞動力這一商品底本質，關於僱傭勞動和資本的相互關係，關於資本主義生產制度底不可救藥的根本矛盾等等，都用十分簡明通俗的文字予以盡量的暴露。爲要幹實際的勞工運動，爲要明瞭歐美資本主義底根本病源，以及爲要進一步研究馬克思底經濟學說，爲要研究他的巨著資本論——爲着這一切，這本小冊子都有細細一讀的必要。

1

僱傭勞動與資本一書在中國，十五六年前就已有譯本（商務版），它和工資價格與利潤底譯本，差不多同時出現。但是因爲出現過早，出現在比較廣大的社會對馬克

思學說尙未感到多大實際興趣的時候，所以那種譯本過了幾年就告絕版了。（當然譯品本身也有問題。）

但是這本書（和工資價格與利潤）本身底價值，它對於中國社會特別對於怒吼中的今日的中國社會的重要性，是始終隨着中國革命實踐底發展而增長着。到現在國內出版界還缺少這樣一本古典的，但是通俗的名著譯本，是一件不大可以理解的事情。想到這一層，我就決意把它趕快翻譯出來。書店生產計劃底「壓迫」又使我不得不把它在很短的時期內「開快車」翻譯出來。在譯文底流暢性和正確性方面，譯者自信還不至於太「要不得」，可是因爲「開快車」的緣故，「毛病」或所難免，照例希望讀者予以指教，以便在不久的將來出版馬克思選集時加以修正。

這本書是根據一九三三年莫斯科出版的俄文馬克思選集（阿陀拉茨基總校訂）譯出的，（同時參照該選集底英文本）相信這是很可靠的一個本子。

# 目 錄

譯者序言

恩格斯導言

## 僱傭勞動與資本

- 一 工資是什麼？它被什麼決定的
- 二 怎樣決定商品底價格
- 三 工資是怎樣決定的
- 四 資本底性質和資本底增殖
- 五 僱傭勞動和資本底關係
- 六 決定工資和利潤漲跌的一般法則

七 資本和勞動底利害直接相反——生產資本對於工資的影響……………三

八 資本底競爭給與資產階級、中產階級、和工人階級的影響……………四

## 恩格斯導言

這部著作，最初曾以論文的形式，從一八四九年四月十日起，陸續發表於新萊因報。它以一八四七年馬克思在布魯塞爾德國工人協會所發表的演說，作為基礎。在報上，這部著作未曾完成；在該報第二六九期上所登載的論文結尾處，曾寫着「待續」二字；可是這個允諾，并未執行，因為當時爆發了許多事件（註一）——俄人的進攻匈牙利，和德萊士頓、伊才龍、愛爾貝弗爾德、普法爾采、巴登等處的暴動——這些事變招致了報紙本

（註一）一八八四年在佐黎赫社會民主黨人中所發表的恩格斯底論文，馬克思和新萊因報，描寫當時的情形如下：「德萊士頓和愛爾貝弗爾德的暴動被鎮壓下去了，伊才龍被軍隊包圍了，萊因省和惠斯特法利充滿着大批的軍隊，那些軍隊在強力鎮壓了普魯士萊因州之後，應該開去鎮壓普法爾采和巴頓的。當時，最後，政府却敢於來對付我們了。」新萊因報，也就被封閉了。（主編者）

身被封閉的結果（一八四九年五月十九日）續編底原稿在馬克思遺著中始終未被找出。

僱傭勞動與資本曾經幾次以單行本和小冊子的形式出版過，到最後一次（一八四四年）在霍丁根·佐黎赫的一家瑞士合作出版社（註一）裏出版了。在過去發行的各版中完全保存着原稿的樣子。可是現在的新版，至少應當散發一萬本作爲宣傳的小冊子，因此在我面前就發生一個問題：在這樣的條件之下，馬克思本人是否同意把原稿簡單地重版而不加以任何修改？

在一八四〇年，馬克思尙未完成他的政治經濟學批判的工作。直到一八五〇年底，他才做這部工作。因此在政治經濟學批判一書（一八五九年）初版出世以前所寫的那些作品，有幾點上是和一八五九年以後所寫的不同了；那些作品所包含的一些用語

（註一）在取締社會主義者法令的有效期間，德國社會民主黨變成了非法的組織，它被迫而到外國（瑞士）去出版黨的讀物，並秘密地把它們輸入到德國去。（編者）



和整段的句子，站在較晚的著作底觀點來看，已成爲不妥當，甚至於不正確的了。很明白的，在尋常的爲一切讀者用的版子中，作者這種早期的觀點，形成他的思想發展底一個階段的觀點，是應該保存的；所以作者和讀者都有無可爭議的權利來絲毫不加修改地把這些早期的著作重新印出來。在這種場合，在我腦子裏面縱連一個字也根本不想改變它。

當這本書底新版，可以說，純粹爲對工人羣衆宣傳用的時候，那是另一回事。這裏馬克思就會無條件地根據他的新觀點來運用這種舊的一八四九年時的解說。我相信，依照他的精神做去，在這一版中我作了一些不多的修改和補充，這些修改和補充是爲要在一切重要點上達到這一目的所必需的。這樣，我預先告訴讀者：這本小冊子在這裏已經不是一八四九年馬克思寫作它時的那個樣子，而是近乎彷彿他在一八九一年寫的樣子。而且原版已經散發了那樣多的數量，這在我有機會重新照原樣把它歸入全集中去出版以前，已經是很足夠的了。

所有我的修改都歸結在一點上。根據原稿，工人爲獲得工資而出賣給資本家的，是自己的勞動，可是根據現在這個本子，他所出賣的是自己的勞動力，關於這一點我必須加以說明。對工人們解說，使他們知道，這裏擺在我們面前的，並不是單純字眼上的爭辯，而相反的，是全部政治經濟學的要點之一。向資產者解說，使他們能夠相信，不受過教育的工人們能夠很輕易地說明極難的經濟問題，他們比那些高傲的「有教化的人們」高得不可比較，因爲對於那些人們，這種困難的問題是終身解決不了的。

古典派政治經濟學（註）從產業的實踐中採取了流行的廠主底見解，以爲他所購買的和償付的，是他的工人們底勞動。這種見解，對於廠主經營事業，對於廠主底簿記和價格計算是完全有利的。但是粗率地把它搬到政治經濟學中來，就造成了十分顯著

（註）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寫道：「所謂古典派政治經濟學，我所指的是威廉·彼梯（一六二三—一六八七）開始的全部政治經濟學，它和俗流經濟學相反，是研究布爾喬亞生產諸關係之內部聯繫的。」  
國古典派經濟學最後一個代表就是李嘉圖。（一七七二—一八三三）（編者）

的錯誤和糊塗了。

政治經濟學接觸到這樣一種事實：一切商品底價格，它所稱爲「勞動」的那個商品底價格也在內，是經常變動的，它們由於各種複雜的情形，忽而上升，忽而下降；那些情形常常跟商品本身底生產沒有任何關係，因此看起來似乎價格往往被純粹的偶然性所決定的。然而一到政治經濟學以科學的姿態出現的時候，（註）它的首要任務之一，就在發現一種法則，隱蔽在似乎支配着商品價格的那種偶然性背後的那個法則，這法則本身實際上是支配着這一偶然性的。在商品價格不斷上升或下降的變動和搖擺中，科學發現了一個不動的中心點，在這個中心點底周圍進行着這些變動和搖擺。簡單一句話，政治經濟學這門科學拿商品價格做出發點，藉此以發現作爲它們的調節法則的

（註）「政治經濟學，在狹義的意義上說，雖然在十七世紀末就已在一些有天才的個人底頭腦中發生，可是它的肯定的形成，只是在重農學派，亞當·斯密底著作中，才得到它的意義，而一般的說，實際上它是

十八世紀底產兒。」見恩格斯著反杜林論（編者）

商品價值根據它（價值——譯者）可以說明一切價格底變動。這一切變動都歸根結底可以還原于價值的。

古典派經濟學發現，商品底價值決定于包含在它裏面而為它的生產所必需的勞動。這樣的解說，他們就認為滿足了。我們現在也可以講一講這一點。不過為避免誤會起見，我認為需要聲明一下，就是這種解釋，在現在這個時候已經變成完全不充分了。馬克思是澈底研究勞動創造價值這一特性的第一個人，他並且在這當中發現，并非一切勞動——似乎或甚至於實際上為商品生產所必需的勞動，在一切條件之下所給這商品的價值底大小，都和所消費的勞動量相符合的。所以，假使我們現在同李嘉圖這樣的經濟學者一樣簡單地說，商品底價值是決定于它的生產所必需的勞動的話，那麼我們在這當中總是依馬克思所作的附帶條件為條件的。這在這裏是夠了。其餘的可以在馬克思一八五九年出版的政治經濟學批判中和資本論第一卷中去尋找。（註）

可是當經濟學者把以勞動決定價值這個定義應用到「勞動」這一商品上去的

時候，他們馬上就從一個矛盾落到另一個矛盾上去了。「勞動」底價值怎樣決定呢？是由它裏面所包含的必要勞動來決定。但是在一個工人底一天、一星期、一個月、一年的勞動中包含多少勞動呢？包含一天、一星期、一個月、一年的勞動。假如勞動是一切價值底尺度，那麼我們只能在勞動上來表現「勞動底價值」。但是我們絕對地不知道一小時勞動底價值，假使我們只知道它等于一小時勞動。這樣我們一分一毫也沒有接近我們的目的。我們無異在一個沒有出口的圈子上繞着。

古典派經濟學因而企圖繞另外一個圈子來處理這個問題。他們說：商品底價值等子它的生產費用。但是勞動底生產費用是什麼呢？爲了答覆這一問題，這派經濟學者就得對邏輯施一些暴力。他們不去追求勞動本身底生產費用（這種生產費用可說是不能決定的），而去研究工人底生產費用是什麼的問題了。而這些生產費用是可以決定

（註）馬克思在他自己的工資價格與利潤（一八六五年）中對於這個問題曾經給了一般人所能了解的說明。（編者）

的。它們是隨着時間和環境而改變的，可是在一定的社會狀態中，在一定地方，在一定生產部門中，它們同樣是一定的，至少在很狹窄的範圍以內是一定的。我們現在生活在資本主義生產統治之下，在這種生產制度下面極大多數的不斷增長的人民階級，只有在這樣的場合之下才能生活：就是他們爲着工資而替生產手段（工具、機器、原料和生活資料）底所有者做工。在這種生產方式底基礎上，工人生產費用就是一定數量的生活資料——或者是這些生活資料底貨幣價格——這些生活資料是爲着使工人能夠勞動，保持他的勞動能力以及因他的年老疾病或死亡而脫離生產時能有新的工人來代替他（就是說，使工人階級能夠以必要的數量繁殖起來）——是爲着要做到這些平均所必需的。假定這些生活資料底貨幣價格一天平均是三馬克。這樣我們的工人替資本家做工，每天從資本家那裏收到三個馬克的工資。資本家就藉此強迫他做工，譬如說，每天十二小時。在這當中資本家大致作如下的估計：

假定我們機械工人應當做成他在一天內所能作成的機器的一部分。原料——採

取必要的預先製作過的形式鐵和銅——值二十個馬克。蒸汽機所消費的煤，這一蒸汽機底消耗，旋盤機和一切其他工具底消耗（這些機器和工具是我們的工人所使用的），在一天中計算到他份上的，假如說值一馬克。一天的工資，按照我們以上的假定值三馬克。所有這一切綜合起來計算至少這部分機器需要廿四馬克。但是資本家計算，他得平均從購買者手上取得廿七馬克的價格，因此這個價格就要比他所消費的成本多三馬克。

資本家藏到他自己荷包中去的這三馬克是從那裏來的呢？依照古典派經濟學底說法，商品平均是按照它的價值出賣的，就是說按照和包含在這些商品中的必要勞動量相符合的價格出賣的。我們這部分機器平均的價格廿七馬克，因此，應當等于它的價值，等于在它裏面所包含的勞動量。但是這廿七馬克中有廿一個是在我們的機匠開始工作以前就已經存在的價值；廿馬克包含在原料中，一個馬克包含在工作期間所燃去的煤和在這期間所消耗的機器和工具（它們對於生產的適用性亦相應地減少）。

之中。餘下來的六個馬克被附加到原料價值上去了。但是依照我們的經濟學家自己的假定，這六個馬克只能發生于被我們的工人增加到原料上去的那個勞動。依照這樣說法，他十二小時的勞動創造了六馬克的新價值。這樣看來，他的十二小時勞動底價值，應當等于六馬克。這一來我們終於發現了「勞動價值」等于什麼。

「且慢！——我們的機匠說，——六個馬克嗎？但是我只拿到三個馬克呢！我的資本家賭着一切咒說，我的十二時勞動的價值只等於三馬克，假使我要求六馬克，就要被他嘲笑了。這當中有什麼蹩扭吧。」

假使前而在勞動價值問題上我們落入了沒有出口的圈子，那麼現在我們就已完全被一種不可解決的矛盾糾纏住了。我們曾經尋找勞動底價值，而發現了多於我們所需要的。對於工人，十二小時勞動底價值是三馬克，可是對於資本家，却是六馬克，其中三馬克，他以工資的形式付給工人，而其他的三馬克藏到自己荷包裏去了。這樣看來，勞動就有兩種價值，而不是一種，而且是兩種完全不同的價值！



假使我們把在貨幣上所表現的價值化爲勞動時間，那麼矛盾就變成更荒謬的了。在十二小時勞動時間內創造了六個馬克新價值。因此，在六小時中創造三馬克，這恰恰是工人勞動十二小時所得到的那個數目。工人勞動了十二小時，當着等量價值所交換到的是六小時勞動底產物。在這樣的場合，勞動或者有兩種價值，（其中一種比另一種大一倍，）或者十二等子六！在這兩種場合上，表現了極端的荒謬。

那怕我們怎樣掙扎，在我們所要談的，關於勞動的買賣和勞動的價值的時候，我們總不能夠擺脫這種矛盾。古典派經濟學家見解就是如此。古典派經濟學底最後裔孫李嘉圖學派，大半正是由於這一矛盾不能解決而陷於崩潰。古典派經濟學在這裏走到了絕壁。從這一絕壁中，找到出路的人就是卡爾·馬克思。

過去經濟學者所視爲「勞動」底生產費的，實際上不是勞動底生產費，而是活的工人本身底生產費。工人出賣給資本家的，也不是他的勞動。馬克思說：「當他的勞動實際上一開始的時候，它已經不屬於他了，因此，也不能被他出賣了。」他至多只能出賣他

自己的未來的勞動，就是說，他只能接受在一定時間內做一定工作的義務，但是在這裏他出賣的不是勞動（這勞動它還未實行呢），而是交給資本家在一定時間內（在按時工資制之下），或者為執行一定的工作（在按件工資制之下）來支配他自己的勞動力而獲得一定的報酬。他租讓或出賣他自己的勞動力，但是這個勞動力是跟工人身體溶合着而分不開的。因此它的生產費符合于他的生產費；以前經濟學者所稱為勞動生產費的，實在是工人生產的消費，因而也就是勞動力底生產費。這樣一來，我們就能夠從勞動力底生產費過渡到勞動力底價值，並且決定為一定性質的勞動力底生產所必需的社會必要勞動量，如馬克思在論勞動力買賣一篇中的做法（見資本論卷一，第四章，第三節）。

那麼在工人出賣了自己勞動力給資本家，就是說，為着預先講定了的工資——按時和按件的——把它（勞動力——譯者）交給他（資本家——譯者）去支配之後，發生什麼呢？資本家把工人引進他自己的工場或工廠，在那裏已經有了現成的工作所

必需的一切物品原料、輔助資料（煤、染料等等）、工具、機器。工人就在這裏開始工作了。假定他每天的工資跟上面一樣等于三馬克——而且他是按時抑是按件獲得這些工資，那是無關重要的。我們這裏還是照前面那樣假定，工人在十二小時內靠自己的勞動在被消耗了原料上增加了六馬克新價值；這新價值，資本家要在出賣製成品的時候把它實現出來。從這六馬克中他付給工人三馬克，餘下三馬克歸他自己所有了。但是假使在十二時以內生產六馬克價值，那麼在六小時以內他就創造三馬克。因此，他替資本家作了六小時工作，就把三馬克工資中所包含的價值完全償還給資本家了。在六小時勞動以後雙方兩訖，誰對誰也不欠一個銅子了。

『且慢！——現在資本家叫起來了，——我僱用工人是整天的，是十二小時。而六小時僅僅半天。在其餘六小時尚未過去以前，再工作吧！——只有到了那時我們才兩訖呢！』

而實際上工人只得服從他自己所「自願」簽訂的合同，根據那個合同，他應當為

着值六小時工作的勞動生產物而做整整十二小時的工

在按件工資制之下，情形也是這樣。假定我們的工人在十二小時內製成了十二件商品。在每件商品上所消耗的原料和機器的損耗共為兩馬克，可是它出賣的價格是兩個半馬克。那時資本家在上述前題之下將給工人以每件廿五個芬尼的工資。十二件就是三個馬克；爲要得到三個馬克工人就得工作十二小時。但是資本家出賣十二件商品得到了卅馬克。從這當中扣除了原料和機器損耗底價值廿四馬克，餘下來的是六馬克，其中三馬克他付了工資，三馬克就藏在自已荷包裏，跟上面的情形一樣。這裏工人也是爲自己工作六小時，即爲償還自己的工資而工作六小時（在十二小時中，每一小時內爲自己工作半小時，）而爲資本家工作六小時。

過去比較優良的經濟學者所不能克服的困難（當他們以「勞動」底價值作出發點的時候，）一到我們用勞動力底價值來代替作出發點的時候，馬上就消失了。在我們現在資本主義社會內，勞動力是商品，是跟任何商品一樣的商品，但却也是完全特

殊的商品。就是說，它具有有一種特質，即成爲創造價值的力量，成爲價值底源泉；而且——在適當消費之時——成爲大於它自身所有的價值底源泉。在現代生產狀況之下，人類勞動力在一天內所生產的，不僅是超過它自身所有和所值的價值；隨着每一個新的科學的發見，隨着每一個機器的發明，每天勞動力底生產物超過它在一天內所值的那個餘額是在增漲起來，因而工人爲着償還自己一天的工資而工作的那一部分勞動時間，就隨之而縮短下去，而因此，在另一方面，工人奉送給資本家而得不到分文報酬的那部分勞動時間，却隨着延長起來了。

這就是我們全部現代社會底經濟結構：祇是工人階級一個階級，生產着全部價值。因爲價值只是勞動底另一表述，在我們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中，這樣的表述標明了包含在一定商品中的社會必要勞動量。但是這些工人們所生產的價值却不屬於工人們自己，它們屬於原料、機器和工具底所有者，使這些所有者有可能購買工人階級底勞動力的那些投付資金底所有者。在他們所生產的全部生產物中，工人階級所得到的自己的

一份，因此，僅僅只有一部分。而我們剛才已經說明，留在資本家階級手裏和他們還得和地主們瓜分的那另一部分，隨着每一個新的發明和發見而日益增大，可是落到工人階級份上去的那一部分或者增加得很慢和很少，或者一點也不增加，甚至在某些條件之下還向下降。

但是這些日益加速互相排擠的發明和發見，這種每天空前大量增長的人類勞動生產率，到最後造成了衝突，現代的資本主義經濟就要葬送在這種衝突中。在一方面是無量大的財富和剩餘生產物，遠遠地超過了購買者底需求。在另一方面是社會底極大部分無產化了，變成了僱用工人，因而失掉了佔有這種剩餘生產物的可能。社會劃分為極少數富有到難以置信的小集團和極大多數無產的僱用工人階級，這一劃分所造成的結果是：這個社會被自己的富有所窒息，可是它的極大多數成員却幾乎難以或甚至完全不能避免自身的極度貧困。這種狀況一天比一天地變成愈加荒謬了，同時也愈加不需要了。它應當被剷除，它可以被剷除。一種新的社會制度是可能的，在這種新制度中，

將失去現代的階級區別，而且在這一制度中——大概須要經過一個短短的相當貧乏的、但無論如何精神上很有益的過渡時期——由於業已存在的社會全體成員底大量生產力之有計劃的利用和進一步的發展，在一切人有同樣勞動義務的情形之下，生活手段享樂手段、發展和應用體力和心力的手段，都變成一切人底日益充足的公共資產了。工人們日益充滿着爲達到這種新社會制度而鬥爭的決心——關於這一點，將由明天五月一日和五月三日的星期日在大洋兩岸所發生的事情來證明。

弗里德列赫·恩格斯

一八九一年四月三十日，倫敦。





## 僱傭勞動與資本

各方面責備我們，說我們對於成爲現代階級鬥爭和民族鬥爭之物質基礎的那些經濟關係，不曾加以闡述。我們有系統地講到這些關係，只是當它們直接在政治衝突中表現出來的時候。

首先必須考察在日常歷史進程中的階級鬥爭，並且根據現有的和每天增長的歷史材料來從經驗上證明：隨着那完成二月革命和三月革命（註）的工人階級底被奴役，他的敵對者——跟封建專制主義作了鬥爭的法國布爾喬亞共和派，在整個歐洲大陸

（註）就是指一八四八年二月二十三到二十四的巴黎革命，匈牙利三月十三日和柏林三月十八的革命。關於這些和以後一切事變的詳細情形，請參閱一八四八至一八五〇年法國的階級鬥爭，拿破崙第三

政變記和德國的革命反革命三書（編者）

上的資產階級和農民階級，也同時被征服了；法國「純正的共和制度」底勝利，同時就是那些用爭取獨立的英勇的戰爭來響應二月革命的諸民族底失敗；最後，隨着革命工人的失敗，歐洲重新落到舊時的兩重奴役制——英國和俄國的奴役制中去了。巴黎的六月鬥爭，維也納的潰敗，一八四八年柏林十一月的悲喜劇，波蘭、意大利和匈牙利的拼死奮鬥，愛爾蘭的饑荒——這些就是總結歐洲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間的階級鬥爭的主要契機，而我們在這些契機底分析中，證明了一切革命的暴動，不論它的目的看起來距離階級鬥爭有多麼遠，在革命的工人階級尚未勝利的時候，它終必歸於失敗；當無產階級革命和封建的反革命尚未在世界戰爭中用武器來較量的時候，一切社會的改良都將變成空想。在我們的設想中，正如現實情形一樣，比利時和瑞士是偉大歷史畫圖中的悲喜劇的、漫畫式的世俗畫；前者是布爾喬亞君主制底模範國家，後者是布爾喬亞共和制底模範國家，二者都是想像着它們跟階級鬥爭無關，也跟歐洲革命無關的國家。

現在，在我們的讀者明白了一八四八年的階級鬥爭採取巨大的政治形式如何發

展起來的情形之後，就完全適時地可以來進一步考察資產階級生存及其階級統治和工人奴役制所依爲基礎的那些經濟關係了。

在三大篇中我們考察到：（一）僱傭勞動跟資本的關係，工人底奴役地位，資本家底統治；（二）中等資產階級和現制度下所謂的中等階層之不可避免的潰滅；（三）世界市場上的霸主英國對歐洲各國資產階級之商業的奴役和剝削。

我們要努力使得我們的解釋儘可能的簡單和通俗，我們要让讀者明白甚至於一些最基本的政治經濟學底概念。我們希望工人們也了解我們，而且在德國還盛行着關於一些最簡單的經濟關係的概念之令人驚異的盲昧和混亂，從現存制度底特許的擁護者起到社會主義的奇蹟創造者和不知名的政治天才（這些人在分裂的德國比祖國底祖先們還富有）爲止。

這樣，首先講到頭一個問題：

## 一 工資是什麼？它被什麼決定的？

假如你問到工人：『你的工資是多少呢？』一個工人回答你：『我從我的廠主那裏每天得到一馬克，』另外一個工人回答你：『我得到兩馬克』等等。由於他們所從事的勞動部門的不同，他們做了一定的工作（譬如織成一公尺麻布和排成一大張字）從這個或那個廠主方面得到的貨幣數目，是不等的。但是不論他們的回答如何不同，他們總有一點相類似的：工資就是廠主對於一定的勞動時間或完成一定的工作而支付的貨幣數目。

這樣看來，資本家彷彿用貨幣購買了工人底勞動，而工人彷彿為貨幣而出賣自己的勞動給資本家。但是這祇是表面的現象。他們為了貨幣而實際出賣給資本家的是勞動力。資本家按日、按週、按月等等購買這種勞動力。而在他購買它以後，他就要消費它，他強迫着工人們在規定時間以內去勞動。資本家用以購買他們勞動力的那麼多的貨幣，

例如用兩馬克，他可以購買到兩磅糖或某一數量的別種商品。他用以購買兩磅糖的兩馬克，就是兩磅糖底價格。他用以購買十二小時內的勞動力消費的兩馬克，就是十二小時勞動底價格。勞動力，這樣看來，這種商品是和糖一樣的商品，但勞動是靠時間來度量的，而糖是靠法碼來度量的。

工人拿自己的商品——勞動力，去交換資本家底商品——貨幣，而這種交換是按着一定的比例來進行的。多少貨幣交換多少消費勞動力的時間。十二小時的織工勞動交換兩馬克。但是這兩馬克是否代表一切其他可以用兩馬克購買的商品呢？實際上工人拿他自己的商品——勞動力去交換一切可能的商品，而且也是依照一定的比例去交換的。資本家給了他兩馬克，就是給他拿他的勞動日去交換的多少肉，多少衣着，多少燃料多少油火等等。因此，兩馬克表現着勞動力跟其他商品相交換的比率，表現着他的勞動力底交換價值。而商品在貨幣上所表現的價值，是稱爲它的價格。這樣，工資只是勞動力價格底特殊稱呼，（它平常被稱爲勞動底價格）是一種特殊商品底價格，這種商

品底保藏者，只是人類的肉和血。

拿任何一個工人來說，比如織布工人吧。資本家供給他以織布機和棉紗。織工坐下來做工，棉紗就變成棉布了。資本家取去了這種棉布，把它出賣出去，比如說，得到了二十馬克。織工底工資，是不是在這塊棉布中，在二十馬克中，在他的勞動生產物中有它的一份呢？絕對沒有的。要知道織工得到自己的工資，還在這棉布未出賣的很久以前，甚至可能在他還未織成棉布的很久以前。因此，資本家支付這筆工資，不是從他售布所得的那些貨幣中付出，而是從他自己原有的貨幣積蓄中付出去的。織工用自己的商品——勞動力——所交換到的那些商品，也同樣地很少是他自己的勞動生產物，像廠主供給他的織布機和棉紗一樣，可能碰到這樣的情形：廠主完全找不到自己的棉布底購買者。可能碰到這樣的情形：他出賣棉布所得的，甚至還不及工資的支出。也可能碰到這樣的情形：他出賣棉布所得的，較之他付給織工的工資，產生了極大的利得。這一切對於織工是完全不相干的。資本家拿自己的財富，自己的資本底一部分去購買織工底勞動力，這

完全和他拿自己的財富底另一部分去購買原料——棉紗——和勞動工具——織布機的情形一樣。購買了這些東西——還要加上生產棉布所必需的勞動力——之後，資本家就用他個人所有的原料和勞動工具來開始生產了。當然，我們這位和善的織工也是屬於後者的，他跟織布機一樣地很少分得到生產物（或它的價格）中參加底份額。因此，工資不是工人在他所生產的商品中所得的份額。工資是已有的現成商品中的一部分，資本家拿這一部分來購買一定量的生產的勞動力。

這樣，勞動力是它的所有者僱傭勞動者出賣給資本家的一種商品。他爲什麼出賣這個商品呢？是爲了生活。

可是勞動力底行動，勞動，就是工人本身底活的行動，是他自己生命底表現。而他把這種活的行動出賣給別人，藉此以保證自己所必需的生活資料。他的活的行動，對於他祇是使他有生存可能的一種手段。他是爲着生活而工作。他自己不認勞動爲自己生命底一部分，相反的，對於他，勞動就是犧牲生命。勞動——這是他出賣給別人的商品。因此

他的行動底產物，也不是他的行動底目的。他生產他所紡織的絲，他在鑛坑中所開掘的金子，他所建造的院邸，都不是爲他自己的。爲他自己，他生產工資，而絲、金子、院邸對於他都變成一定數量的生活資料了；也許變成粗布襯衣，變成銅元，變成地下層的住房（註）了。在一晝夜中織布、紡紗、鑽鑿、研磨、建築、挖掘、打石子、挑重担子十二小時的工人，是否認爲這十二小時的織布、紡紗、鑽孔、旋盤工作、掘礦、打石子等等，是自己生命底表現，是他的生命呢？相反的，對於他，生命是開始於這種行動停止的時候——當他坐在餐桌旁，坐在點心舖子裏，鑽進被窩裏去的時候。十二小時勞動，對於他沒有絲毫織布、紡紗、鑽孔等等的意思——對於他，這十二小時勞動只有工資底意義：工資使他有吃飯、進點心舖子、在床上睡覺的可能。假如蠶的吐絲作繭，是爲着使自己有取蛹的形態繼續生存之可能的

（註）在歐洲各國，窮人往往住在大房子底地下層裏，地下層的房子既無光線又少空氣，這便是資本主義國家工人們底居住條件。（譯者）



話，那末它就成爲真正的僱傭勞動者了。勞動力並非向來是商品。勞動並非向來是僱傭勞動，卽是說，它並非向來是自由勞動。奴隸並不會出賣他自己的勞動力給奴隸主，正如耕牛不出賣牠自己的服役給農民一樣。奴隸連同他自己的勞動力一次永遠出賣給他的主人了。奴隸是商品，是可以從一個主人底手讓渡到另一主人底手的商品。他本身是商品，可是勞動力却不是他的商品。農奴所出賣的，祇是自己勞動力底一部分，並非他從土地所有主方面領得報酬，而是相反的，土地所有主從他那裏收得貢租。

農奴是土地底附屬品，他替土地所有者生產果實。跟這相反，自由勞動者自己出賣自己，而且是局部地出賣自己。每天在公開的商場上，他出賣自己的生命八小時、十小時、十二小時、十五小時，出賣給代價出得較高的人，——出賣給原料、勞動工具和生活資料底所有者——資本家。工人既不屬於私有者，亦不屬於土地，但是他每天八小時、十小時、十二小時、十五小時的生命，却爲購買它的人所有。工人可以脫離僱傭他的資本家，當他願意的時候；而資本家也可以辭退工人，當他認爲需要這樣做的時候，當他不再能從工

人身上吸取任何利益或吸取他所預計的利益的時。但是工人惟一的收入來源是在勞動力的出賣中，他決不能脫離整個購買者階級，即整個資本家階級，否則他就會餓死。他不屬於這個或那個資本家，而屬於整個資本家階級；在這裏面，他自己應當關心到落入相宜的手裏去，即在這個資本家階級中去尋找顧主。

在詳細考察資本與僱傭勞動間之關係以前，我們要簡單地闡明在決定工資時起作用的一些最普遍的條件。

我們已經明白，工資是一種特定商品——勞動力——底價格。因而工資是被那些決定其他一切商品底價格的法則所決定的。那末，試問商品底價格怎樣決定的呢？

## 二 怎樣決定商品底價格？

它是由購買者和出賣者中間的競爭，由需求與供給的關係來決定的。決定商品價格的競爭，是三方面的。

同一種商品被各個不同的出賣者供給着，誰以最便宜的價格出賣同質的商品，就一定把其餘的出賣者排擠出去，而保證自己得到最大的銷路。這樣，各個出賣者相互間就進行着一種爲爭銷路、爭市場的鬥爭。他們中間每一個人都想盡可能地多賣出去，並且盡可能地想由他一個人來做買賣，而把別の出賣人都消滅了去。因此，一個人就要賣得比別個人便宜些。這樣，就發生了商品出賣人中間的競爭，減低他們所供給的商品底價格的競爭。

但同時也存在着購買人中間的競爭，這種競爭反過來却提高了所供給的商品底價格。

最後，購·買·人·和·出·賣·人·之·間·也·存·在·着·競·爭·。前者想買得盡可能地便宜，後者想賣得盡可能地貴。購買人和出賣人之間這一競爭底結果，是要看上述競爭的兩方面底相互關係如何來決定，就是說，要看那一方面競爭力大一點：購買人陣營裏大一點呢，還是出賣人陣營裏大一點。工業引起了兩支軍隊的互相對抗，而在每一軍隊內，同時也發生着

自己行伍內的互相鬥爭。自己行伍內部衝突最少的那支軍隊就成爲勝利者。

假定市場上有一百包棉花，可是購買人却需要一千包。在這種場合，需要大於供給十倍。因而購買人中間的競爭就很劇烈；他們中間每一個人都要力圖——假如可能的話——包買全部現有的一百包棉花。這個比喻並不是隨便憑空糊扯的假設。在商業史中我們知道曾經有過棉花荒年的時期，那時若干資本家相互締結了聯盟，不但企圖包買一百包棉花，而是包買全世界所有的棉花儲積。這樣，在我們上面所舉的例子中，每一個購買人，都力圖驅除別的購買人，願出較高的價格來買每一包棉花。棉花的出賣人一看見敵人隊伍中極劇烈的相互鬥爭，同時又完全相信一百包棉花全部可以出賣，他們就自己互相團結起來，相約在他們的對方還在不斷競相努力提高價格的時候，決不減低自己商品底價格。這麼一來，在出賣人行伍中，忽然奠定了和平。他們像一個人似地對抗着購買人，哲學家風度地叉着兩隻手臂；這時假如那些最熱中的棉花追求者底出價沒有一定限度的話，出賣人底要求就恐怕會沒有止境呢。

這樣，假使某一商品底供給弱於這一商品底需求的話，這種商品出賣人中間的競爭就很弱，或者甚至於完全沒有。但是出賣人之間的競爭削弱到如何程度，購買人之間的競爭，便增長到如何程度，其結果是商品價格就或多或少地提得很高了。

大家知道，更常見的是相反的場合，產生相反的結果，供給大大的超過需求，出賣人中間拼命去競爭，購買者的缺乏，大廉價的出賣商品。

但是價格底高漲和低落是什麼意思呢？高價和低價是表示什麼呢？沙子在顯微鏡裏看起來似乎是很高的，寶塔比起山嶽來便成低的了。假如說，價格是由需求與供給的關係來決定的，那麼需求與供給的關係由什麼來決定呢？

拿這問題去問你所遇到的頭一個資產者，他一分鐘也不猶疑地，正如新馬其頓王亞歷山大一樣，藉助於乘法表來解決這個形而上的紐結。假使我所出賣的商品底生產——他對我們說——用去了我一百個馬克，但在出賣的時候得到了一百一十個馬克（自然是在一年終了時）那麼這是完全體面的，純潔的，合法的利潤。假如在交換這個

商品的時候，我得到一二〇或一三〇馬克，那就是很高的利潤了；最後，假如我得到整整二百個馬克，那麼這是異常大的利潤了。在資產者看來，什麼是利潤的尺度呢？是他的商品底生產費用。假使他拿自己的商品去交換來的一定數量的別種商品，那些商品底生產費用少於他自己的商品底生產費用，那麼他就算虧本了。可是假使他拿自己的商品交換到的一定數量的別種商品，而這些商品底生產費用是較大的話，那他就佔了便宜了。他用度數來測量自己利潤底低落或高漲，在這種度數上，他的商品底交換價值總是低於或高於零度——生產費用。

我們已經知道，需求與供給底相互關係底改變，如何引起價格底或漲或落，或高或低。假使一種商品底價格由於供給底不足或需求底過分增加而大大地高漲起來，那麼任何別種商品底價格就不可避免要相應地降低下去，因為任何商品底價格在貨幣上僅僅表現一種它和別種商品底交換比率。假使，舉例說，一個米突絲織品底價格，從五馬克漲到六馬克，那麼銀子底價格，對於絲織品來講，就降低了，而一切其他商品對於絲織

品來講，也都降低了價格，縱然那些商品底價格本身並沒有變動。現在就需要用較多的商品才能交換到原來那麼多的絲織品。某種商品價格底高漲，引出什麼結果來呢？大量的新資本流到繁榮的工業部門中去；這種資本向最有利的工業部門中流的現象，在這一部門底利潤尚未跌落到平常水準以前，或者甚至於在某些生產物底價格，由於生產過剩而跌落，但尚未跌落到生產費以下的時候，它是不會停止的。

反之，假如某一商品底價格跌落到它的生產費以下，那麼資本就要從這一生產部門中流出去。除了一種場合，即某一工業部門底壽命已經完結，因而要歸於消滅的那種場合，不然的話，這一商品底生產（即它的供給）就要因這種資本底逃避而不斷減少下去，直到這種商品的供給跟它的需求相適應，就是說，直到商品底價格重新升高到它的生產費用底水準，或者說得精確些，直到供給降到需求以下，即直到商品價格再超過它的生產費用時為止，因為商品底市場價格總是擺動於它的生產費用底上下的。

我們看到資本不斷地從一個生產部門流出，向別個生產部門流進。高的價格引起

過分強烈的資本流入，低的價格引起過分強烈的資本流出。

我們站在另一觀點可以證明出來，不單供給爲生產費用所決定，即需求也是被它決定的。可是，這恐怕離開我們的題目太遠了。

我們剛才說過，需求和供給底擺動，如何一再重複地把商品底價格引向生產費水準上去。固然，實際上商品底價格常常是在生產費之上或生產費之下；但是這種上漲和下落彼此抵消了，因此，總計起來，工業的漲潮和退潮之結果是：在一定期間內商品一般地是用生產費做標準來互相交換的；所以商品底價格是被它們的生產費所決定的。

價格被生產費所決定這句話，不可照資產階級經濟學者所說的意思去解釋。這些經濟學者說，商品底平均價格等於生產費用，依照他們的意見，這是一個定律。在無政府狀態的擺動中，價格上漲被下落所抵消，下落被上漲所抵消，那些經濟學者把這種無政府狀態的運動認做是偶然發生的事情了。我們有同樣權利可以和一部份別的經濟學者所想像的一樣，把價格底擺動認作定律，把生產費決定價格論作偶然。可是事實上只



有這些擺動，雖然細加考察之後，知道它仍帶着可怕的破壞性，並且像地震一樣使布爾喬亞社會根本動搖——只有這些不斷的擺動，才促成價格被生產費所決定的結局。這種無秩序狀態底運動全體，便是它的秩序。在這工業無政府狀態底進程中，在這種循環中，競爭，可以說，是拿一個極端補償別個極端的行爲。

這樣，我們知道，生產費用決定商品價格的方法是：商品價格高漲到生產費用以上的期間，被那低落到生產費用以下的期間所抵償。（反之亦然。）不待言的，這話不是對每一單獨的工業生產物來說，而只是就整個工業部門來說的。因此，這話也不是對某一單獨的工業家來說，而只是就全體工業家階級來說的。

價格依生產費來決定，與價格依商品生產上所必需的勞動時間來決定是同一意義；因為生產費是由以下二種要素構成的：第一由原料，勞動工具底消耗部分，即是說，由一些工業生產物，它們在生產上已經消費了一定數量的勞動日，因此就代表着一定數量的勞動時間；第二，由同樣以時間為度量的直接勞動。

### 三 工資是怎樣決定的？

支配一般商品價格的一般法則，當然也支配工資，支配勞動底價格。

勞動的報酬將因需求與供給底不同的關係，因購買勞動力的資本家和出賣勞動力的工人兩者中間的競爭狀態如何，而或漲或落。工資底擺動，通常總是和商品價格底擺動相適應的。可是在這種擺動範圍以內，勞動底價格是依它的生產費用來決定，是依生產勞動底這個商品所必需的勞動時間來決定的。

那末，勞動底本身底生產費用究竟是甚麼呢？

那就是爲維持工人生命及訓練一個工人所必需的費用。

因此，訓練某種勞動所需要的時間愈少，工人底生產費用就愈少，他的勞動底價格，他的工資也就愈低。在那些差不多不需要學習時間而只要工人運用體力就行的工業部門中，工人生產所需要的費用，也就幾乎只是維持他的能勞動的狀態所需要的那些

商品而已。所以，他的勞動價格，是爲必需的生活資料底價格所決定的。

可是，這裏還有一種情形應當注意。比方，當廠主計算生產費和跟生產費相適應的生產品價格的時候，他把勞動工具底消耗也加算在內。倘若這裏有一架機器，他曾用一千馬克買來的，而這機器在十年間用壞了；那麼那個廠主因爲要在十年之後買新機器來代替這業已損壞的機器，他就每年要加一百馬克到商品底價格中去。同樣，簡單勞動底生產費裏頭，也應當把工人底生殖期間的費用加進去，這個費用，使工人階級有可能繁殖他們的後裔，使他們能夠讓新的工人來替換失去工作能力的工人。所以工人底消耗，也同機器底消耗一樣，應當計算在生產費裏而去。

這樣看來，工人底生活費用和繁殖費用，形成簡單勞動力底生產費；這些生活費用和繁殖費用底價格形成工資。這樣決定下來的工資，叫做最低工資。這樣決定下來的工資，同那一般商品底價格依生產費決定的情形一樣，也只是就工人階級全體說，而不是對各個單獨的工人來說的。各個單獨的工人得到不夠維持自己的生活 and 繁殖的工資

的工人，不下幾百萬人；可是，全體工人階級底工資，在它自身的擺動範圍以內，總計起來總是同這一最低額一致的。

說明了那支配工資和支配其他一切商品底價格的一般法則之後，我們就可以開始更詳細地研究我們的題目了。

#### 四 資本底性質和資本底增殖

資本是由原料、勞動工具和各種生活資料所組成，由那用以生產新原料、新勞動工具和新生活資料的原料、勞動工具和生活資料所組成的。所有這些資本底組成部分，都是勞動所創造的，都是勞動底生產物，是積累起的勞動。作為新生產底手段來使用的那種積累起的勞動，就是資本。經濟學者這樣說道。

黑人奴隸是甚麼呢？那就是黑色人種的人。一個解說和別一個解說一樣。

黑人是黑人。在一定條件之下，他才變成奴隸。紡紗機器是用以紡紗的機器。只有在

一定條件之下，牠才成爲資本。倘若丟開了這些條件，那就如同金塊對金塊自身說起來，並不是貨幣，或砂糖並不是砂糖底價格一樣，紡紗機器也不能算是資本。

在生產中，人們不單作用於自然界，並且自己也互相作用着，他們依照一定方式共同勞作，並且互相交換他們的動作；只有這樣，他們才能生產。爲着要生產，他們互相進入一定的聯繫和關係；而且只有在這些社會的聯繫和關係底範圍內，才發生他們對於自然的作用，才有生產。

生產者所互相進入的這等社會關係，他們交換自己的勞作和參與生產總體的那些條件，當然是依照各種生產手段底性質底不同而變化的。比方，由於新武器、槍砲之類的火器底發明，全部軍隊內部的組織必然隨之而變更，由各個人所組成的并能作軍事行動的軍隊底關係亦變更了，各個軍隊間的相互關係也隨之而變化了。

因此，各個人從事生產的那些社會關係，即社會的生產諸關係，隨着物質的生產手段，生產力底變化和發展而變化和改變。此等生產關係底總和，構成我們所稱爲社會諸

關係、所稱爲社會的，而且構成那處於歷史發展底一定階段上的社會，即構成具有特定性質的社會。古代社會，封建社會，布爾喬亞社會，是此等生產關係底總和——此等總和中的每一個，同時也是表明人類歷史發展底特定階段。

資本也是社會的生產關係，它是布爾喬亞的生產關係，是布爾喬亞社會底生產關係。構成資本的生活資料、勞動工具和原料，難道這一切不是一定的社會條件之下，一定的社會關係之下所生產和積蓄起來的嗎？難道它們不是一定的社會條件、一定的社會關係之下被使用於新生產上去的嗎？並且，難道不正是這種一定的社會性質把那些爲新生產使用的生產物變爲資本的嗎？

資本不單由生活資料、勞動工具、和原料所構成，——不單由物質生產產品所構成；它同時又是由交換價值所構成的。構成資本的一切生產產品都是商品。所以，資本不單是一定量的物質生產產品，而且是一定量的商品、一定量的交換價值、一定的社會的量。不論我們是取棉花而捨羊毛、取米而捨麥、取輪船而捨鐵路，只要作爲資本底物體形態的棉花、

米、輪船，含有與原先體現資本的羊毛、小麥、鐵路所含的同樣的交換價值，同樣的價格，則資本依然還是資本。資本底物體形態可以常常變化，而資本本身却毫無任何的變化。

若說一切資本都是一定量的商品；然而遠非一切商品量，一切交換價值底數量都是資本。

一切數量的交換價值，都是一個交換價值。任何單獨一個交換價值，也都是某些交換價值底總和。比方，值一千馬克的一座房子，是一千馬克的交換價值。值一芬尼的一張紙，是一百個百分之一芬尼的交換價值底總和。能同別的東西交換的生產物，就是商品。這些商品所能交換的一定的比例，便是它們的交換價值，或把這交換價值用貨幣表現出來時，就是價格。這些生產物底數量大小，對於它的成爲商品，成爲一個交換價值，或具有一定的價格。這一點，是絲毫沒有改變的。樹，不論是大或是小，它總是一株樹。我們拿錢同別的生產物交換的時候，其分量是一斤也好，一噸也好，對於鐵的成爲一種商品，成爲一種交換價值這一性質，難道會有什麼改變嗎？不過依照數量底大小，它的價值是或大

或小它的價格是或高或低罷了。

然則，一定量的商品，一定量的交換價值，又怎樣變成資本的呢？一定量的商品底交換價值，以獨立的社會力量底資格，即以社會一部分底力量底資格，同那直接的活的勞動力相交換，以保持和增殖其自身時，它才變成資本。除勞動能力外便一無所有的一個階級底存在，是資本底必要前提。

只有積纍起的、過去的、物體化的勞動，對於直接的、活的勞動的支配權，才使積纍起的勞動變為資本。

積纍起的勞動，作為新生產底手段而為活的勞動服務，這並不是資本所以成立的根據。

它的成立底根據在於活的勞動，作為保持和增加交換價值的手段而為積纍起的勞動服務這一點。



## 五 僱傭勞動和資本底關係

資本家和僱傭工人中間進行交換時，發生甚麼現象呢？工人拿自己的勞動力所交換到的是生活資料，而資本家拿自己的生活資料所交換到的是勞動，工人底生產行動，他的創造力，靠着這種創造力，工人不單補償了他所消費的東西，並且對於積累起的勞動，給與了比原先所有的更大的價值。工人從資本家那裏得到了一部分現存的生活資料。這些生活資料，對於工人做甚麼用處呢？用於直接消費。但是，我既把這些生活資料消費了，它們對於我就已完全喪失，而不可恢復，假如我不把靠它們維持生活的那段時間利用來生產新的生活資料，來使我在消費時期中，用我的勞動來創造新的價值，以代替那消費了的價值的話。但是，正就是這個貴重的再生產力，工人爲着交換生活資料而把它讓給資本（指資本家——譯者）了。對於他自己，因此，這種再生產的力量，是完全失去了。

比方，這裏有個農業企業家，他付給他的日工每天銀幣五辨士，這工人得了那五辨士，整日裏在該企業家底田地上工作，使企業家得到十辨士的收入。業主不但收回了他會付給日工的價值，他並且把它加了一倍。他因而將他給予日工的五辨士，有成果地和生產地利用起來了。他拿這五辨士買來日工的勞動和力量，產出多一倍價值的農產品，把五辨士變成十辨士了。而日工則拿他的生產力——這是他轉給農業主了的——換得五辨士，他拿這五辨士與生活資料交換，這生活資料早晚是要爲他所消費掉的。所以五辨士是用兩種方式消費了的：對於資本是再生產的消費，因爲那五辨士與生產十辨士的勞動力相交換，對於工人是不生產的消費，因爲那五辨士所交換到的生活資料是永遠地消失了。它們的價值，只有靠他與農業主重複交換時才能收回來。所以，資本以僱傭勞動爲前提，僱傭勞動又以資本爲前提。兩者互爲條件，兩者互相創造。

一個棉花工廠的工人，是不是只生產棉織物呢？不是的，他也生產資本。他生產價值，這個價值，又去支配他的勞動，并藉此勞動以創造新價值。

資本只有當它同勞動力交換，當它引起僱傭勞動之發生時，它才能增殖起來。僱傭工人底勞動力，只有當它增殖資本，當它加強那奴役它自己的那種權力時，它才能與資本交換。所以，資本底增加，就是無產階級，即工人階級底增加。

這樣看來，資本家和工人底利益是一致的——資產者和他們的經濟學家就這樣肯定的。這話誠然不錯！資本若不給工人以工作，工人就會死亡。資本若不剝削勞動力，資本就會死亡；可是爲要剝削勞動力，資本就得購買勞動力。所以，投於生產中的資本，即生產資本，增殖得越快，產業就越繁榮，資產階級越富有，事業底景况越好，那麼，資本家就越多地需要工人，工人就越發以高價出賣自己的勞動力。

因此，生產資本儘可能快的增加，是工人維持較好的生活狀況的不可缺少的條件。但是，生產資本底增加是什麼意思呢？那就是積纍起的勞動加於生活的勞動的支配權力底增加。是資產階級對於工人階級的統治權底增加。若說僱傭勞動生產着支配它自己的別人的財富，即生產着與它自己敵對的力量——資本，那末這個力量給他以工

作，即生活資料，乃在這樣的條件之下給與的；即要勞動重新變成資本底一部分，變成使資本繼續加速增長的一個槓桿。

所以，資本和勞動底利益是一致的，這句話底意思，只是說資本和僱傭勞動是同一關係底兩方面罷了。一方面和別方面互為條件，恰如放高利貸者和借高利貸者相依而存一樣。

當僱傭工人還是僱傭工人的時候，他們的命運是依靠着資本的。這正是被讚揚得很熱鬧的工人和資本家利害底共同性。

如果資本增加，僱傭勞動底分量也增加，因之僱傭工人底數目也隨着增加，一言以蔽之，資本底支配權，就擴張於更多數人底身上。試設想一個最順利的場合吧：隨着生產資本底增加，對於勞動的需求也增加，因而勞動底價格，即工資也就提高起來了。

那怕如何小的房子，如果周圍的房子都同它一樣小，這房子也就可以作為住屋，而滿足一切社會的要求。但是，如果小房子底旁邊建着一座巨廈，那末，這間小房子，就像變

成一個茅棚的樣子了。在這時候，這間房子底小，就將證明住在這裏頭的人，必將是極其卑屈的人；而且那怕隨着文明底進步，那間房子底大小增加得怎麼多，但是，倘若那鄰家的巨廈一樣地增大，或比這間房子增大得更多，那時候，住在這比較小的房子裏的人，恐怕也會常常在那四壁之內覺得越發不幸，越發不滿，和越發被人壓迫了。

工資底相當顯著的增加，是以生產資本底急速增加為前提的。生產資本底急速增加，則喚起財富、奢華、社會需要和社會享樂等等之同樣急速的增加。所以，工人所能達到的享受縱然增長，若是拿來同那些他們所不敢仰望的資本家底享樂比較，或是拿來同一般社會發展底程度比較，那麼他們所得到的社會的滿足程度，却反為下落了。我們的需要和享受發生於社會；所以，我們對於需要和享受給予社會的尺度，而不拿滿足這些需要和享受的物體自身去測量。正因需要和享受有社會的性質，所以是相對的。

工資并不單依那用工資所交換到的商品底分量來決定。工資之內包含着各種的關係。

首先工人用自己的勞動力所交換到的東西，是一定額的貨幣。工資是單依這個貨幣價格來決定的嗎？

十六世紀時在美洲發見了豐富而又容易採掘的礦山以後，歐洲流通的金銀量就增加了。因之，金銀底價格在其對別種商品的比較上是下降了。但是工人們拿自己的勞動力所交換到的却是與以前同分量的銀幣。他們勞動底貨幣價格，雖與以前相同；然而，因為他們拿同量的銀子所交換到的別種商品，却比以前少些；所以他們的工資實在是下降了。這是助長十六世紀資本增殖和資產階級發達的原由之一。

再舉一個例子來說。一八四七年冬，由於荒年的結果，穀物肉類、牛油、乾酪等等最必需的生活資料，都大漲其價。假使那時候，工人拿自己的勞動力所交換到的貨幣量和以前一樣；這樣，難道說他們的工資還不跌落嗎？當然是跌落的。他們拿同樣多的貨幣去交換，而所得到的麵包肉類等等東西，却比從前少了。他們的工資跌落，不是因為銀子價值減少，而是因為生活資料漲了價的緣故。

最後再作一個假定，比如勞動底貨幣價格，同從前一樣沒有改變，可是由於採用新機器、年歲豐盛等等緣故，一切農產物和工業品底價格都下降了。這時候，工人拿同一金額可以買到更多的各種商品。在這種場合工資是增加了，這正因為工資底貨幣價值沒有變動的緣故。

這樣看來，勞動底貨幣價格，即名義工資，是與那實際工資，即用工資所交換得來實際的商品量，并不一致的。因此，當我們談到工資漲跌的時候，我們不應單注意到勞動底貨幣價格，單注意到名義工資。

但是，工資中所包含的諸種關係，既非名義工資，即工人出賣他自身於資本家時所得的貨幣額，亦非實際工資，即工人拿那些貨幣所能購買到的商品底分量，所能包括完盡的。

首先，工資還決定於它對資本家底利得或利潤的關係的。這是比較的相對的工資。實際工資是在對於別種商品底價格的關係上，表現出勞動價格來的；而相對的工

資，則表現直接勞動在新創造的價值中所得的份額，它是在對於積聚起的勞動，即對於資本所得的份額的關係上，表現出來的。

## 六 決定工資和利潤漲跌的一般法則

前面我們已經說過：『工資不是工人在他所生產的商品中所得的份額。工資是已有的現成商品中的一部分，資本家拿這一部分來購買一定量的生產的勞動力。』但是，資本家却得從賣去工人所生產的生產物時所得的價格中，取出一部分來重新償付工資。他是這樣償付着這工資的：即照通例他總自己留着一部分在他所支出的生產費以上一些餘額——利潤。工人所生產的商品底出賣價格，在資本家看來可分為三部分：第一，是他所預先支出的原料底價格的補償和他所預先支出的機器損耗的補償；第二，是他所預先支出的工資的補償；第三，就是超過這些補償的餘額，即資本家底利潤。第一部分是補償了原·先·已·經·存·在·的·價·值；至於工資的補償和形成資本家利潤的那個餘額



的補償，却一般地和整個地是由工人勞動所創造和附加到原料價值上去的新價值中得來的。在這個意思上說，我們就可以把工資和利潤，爲着要互相比較它們的緣故，當作工人底生產品中的份額來觀察了。

實際工資，可能同以前一樣而沒有變化，它可能甚至高漲起來，然而相對的工資，却可能下降的。假定，比如說，一切生活資料底價格，跌了三分之二，同時一天底工資却祇跌三分之一，比方說由三馬克跌到二馬克。這時候，工人拿這二馬克雖可買到比從前拿三馬克所買的更多的商品，然而他的工資，在同資本家底利潤的相對關係上，却反而減少了。因爲資本家（比方，一個廠主）底利潤增加了一馬克，換言之，他拿比以前少的交換價值底分量去付給工人，而工人却得替他生產比以前多的交換價值了。資本底份額較之勞動底份額是提高了。因之資本和勞動間的社會財富底分配，越發不平均了。資本家拿同樣的資本，能夠支配更多的勞動了。資本家階級對於工人階級的權力增加了，工人底社會境况惡化了，工人們更在資本家之下降了一級了。

那麼決定工資和利潤在其相互關係上的漲落的一般法則是怎樣的呢？

工資和利潤是互成反比例的。資本底份額——利潤高漲起來時，勞動底份額——工資，就按同一比率跌落下去；反之，則其結果相反。利潤上漲的程度是與工資下落的程度相同的；它下落的程度亦與工資增長的程度相同。

或許有人要起來反駁說，資本家可能或是由於新市場底開發，或是由於舊市場上需求底增加等等原因，對他的商品的需求增加起來，因而他可從他的生產品同別的資本家進行有利的交換時獲得利益；因此資本家底利潤可以犧牲別個資本家底利潤而增加起來——這與工資底漲落無關，與勞動力底交換價值底漲落無關。或者也有人這樣反駁說：資本家底利潤可以藉勞動工具底改良，自然力底新的應用等等情形而增加的。

但是，我們首先要承認，他雖用相反的方法來得到利潤，其結果還是相同的。固然不是因為工資下落而利潤增加，可是因為利潤增加了，工資就下落了。資本家拿同量的別

人底勞動，購得了比以前更多的交換價值，然而他却因此對工人給得比以前多些；這就是說，勞動的報酬，在同資本家所得的純利比較上，却比以前減少了。

而且我們還應記住，無論商品底價格如何擺動，每一商品底平均價格，即它同別的商品相交換的那個比例，總是決定於它的生產費用的。因此，一個靠犧牲別個而取得的利得，對於整個的資本家階級，必定要平均起來的。又機器底改良，自然力底新的應用於生產，雖於一定勞動時期內，有可能用一定量的勞動和資本，生產比較多量的生產品，但決不能造出比較多量的交換價值來。假如，因為採用了紡紗機，我於一點鐘之內，較之該機發明以前，能產出二倍的紗，比方從前為五十磅，現在却為一百磅了；可是就一長時期來說，我拿這一百磅紗所交換到的商品，并不比以前五十磅所交換到的多些，因為紗底生產費用減了一半，因為我用同樣多的生產費可以生產比以前多一倍生產品。

最後，就一國來說也好，就全世界來說也好，不論資本家階級，布爾喬亞階級，依何種比例來分配生產底純利，而這純利底總額，無論在甚麼時候，一般地和整個地說來總祇

是直接的勞動所增加於積累起的勞動的那個數額。所以這總額底增殖，是與勞動增殖資本的程度相同，即與利潤較之工資高漲的程度相同。

## 七 資本和勞動底利害直接相反——生產資本對於工資的影響

這樣看來，我們即使從資本和僱傭勞動底關係範圍內來觀察，也可以知道資本和僱傭勞動底利害是直接相反的。

資本底急速增加，相當於利潤底急速增加。而利潤之急速增加，只有在勞動價格，在相對工資同樣急速地下落的時候才可能。縱令實際工資跟名義工資——勞動底貨幣價值——同時高漲，然而只要它的高漲不及利潤高漲的程度，那麼，相對工資還是可以下降的。比方，在產業景况好的時候，工資高漲了百分之五，而利潤却高漲了百分之三十，那麼相對工資并不增加，却反是減少了。

所以，假使工人底收入隨着資本底急速增加而增加起來，則同時隔在資本家和工人中間的那條社會鴻溝也愈加擴大，而同時資本駕駛勞動的權力，勞動對於資本的倚賴，也愈加增加了。

說工人有興趣於資本底急速增加，這句話底意思是說：在工人愈快地增加別人底財富，他爲自己取得的殘羹剩飯愈多，能夠掙得工資和養活自己的工人數目就愈大，因而隸屬於資本的奴隸數量也愈能增加起來了。

因而我們知道：

縱然在最有利於工人階級的局面之下——即資本儘量急速增加的局面之下——不論工人底物質生活如何改善，也不能消除有產者、資本家底利害和工人底利害中間的對立狀態。利潤和工資，是永遠成反比例的。

在資本急速增加的時候，工資固然也能增加；可是資本家利潤底增加，却快得不可比較。工人底物質境况是改善了，然而，是犧牲了他們的社會地位而改善的。隔在他們和

資本家中間的那道社會鴻溝是擴大了。

最後一點：以爲對於僱傭勞動的最有利的條件，是生產資本儘量急速的增加——這種見解只是表示如下的意思罷了：即工人階級愈快地把那個敵對他的力量，支配他的別人底財富增加和擴大起來，他們繼續爲增殖資產階級底財富，加強資本底權力而工作的那些條件，就變成更有利了；這樣他們是以自己親身鍛鍊那資本家用以牽住他們的鎖鍊爲滿足了。

然而實際上是不是像資產階級的經濟學者所說，生產資本底增加和工資底高漲是不可分離地連帶着呢？我們不應當相信他們口頭上的話。我們甚至於不能相信他們這樣的說法：資本越肥大的時候，資本底奴隸底生活也越發好些。封建諸侯誇耀他們有許多從僕的光榮的那種偏見，今日資產階級薰染得太多了，他們也太會打算這種光榮了。資產階級底生存條件，使他們成爲善於打算的人。

因此我們必須稍微過細地來研究一個問題：

生產資本底增殖如何影響於工資呢？

假使布爾喬亞社會底生產資本一般和整個地增長起來的時候，那結果就會發生更多方面的勞動底積累。資本家底數目和他們的資本底規模都要增加起來。資本底增加，又加強資本家相互間的競爭。資本規模底增加，就給他一種可能，在工業戰場上出現那配備着更強大的鬥爭武器的更強有力的勞動軍的可能。

一個資本家所以能在戰場上擊敗別個資本家，並且佔有他的資本，只是他出賣商品較賤之故。可是，爲要有賤價出賣之可能而同時要不陷於破產，他就必須賤價生產，即是說，必須把勞動底生產力儘量地提高起來。而勞動生產力底提高，首先由於分工底進步，以及由於機器底各方面的應用，及其經常不斷的改良所致。實行分工的勞動軍底數量越大，應用機器的領域越大，生產費用就越相對地減少，而勞動生產率也就越加大。因此，資本家中間，爲着增進分工和機器底應用，以及爲着盡可能大規模地利用機器，而發生普遍的競爭。

假如某一個資本家，因為分工底進步，新機器底應用和改良，更有利和更廣大的自然力底利用，他就有可能用同樣多的直接勞動或積纍起的勞動，生產出比他的競爭者更多的生產物，商品，比方在同一勞動時間內，他的競爭者只能織出半碼棉布，他却能織出一碼來；那麼，這個資本家將怎樣處理呢？

他固然可以按照從前的市價出賣這半碼棉布，但是這樣他就不能從戰場上驅除他的競敵以擴張自己的銷路。同時他對於銷路的需要亦和他的生產擴大同樣程度地增加起來了。更強有力的和更昂貴的生產手段底應用，固然使他能夠用較廉的價格來出賣他的商品，但同時又迫着他出賣更多的商品，為他自己的商品獲得無比大的市場。因此，這個資本家就將以比他的競爭者較賤的價格來出賣他的半碼棉布。

但是，這個資本家，縱然他生產一碼所花去的費用不比他的競爭者生產半碼所花去的多，但是他總不會以他的競爭者出賣半碼所得的價格來出賣他的一碼。倘若他真按照這樣便宜的價格出賣的話，那他就得不到甚麼額外的利得了，他所交換來的，祇是



一些生產費用而已。假如說他的進益終究是增加了，那末這只是因爲他連轉了比從前更大的資本而不是因爲他的資本產生了比別的資本更高的利潤。再則他把他的商品用比他的競爭者只賤百分之幾的價格來出賣，他所希望的目的也就達到了。他因爲比他的競爭者賣得比較賤，所以能把他們逐出戰場，至少，也能從他們方面爭取過來一部分他們的銷路。最後，讓我們回憶曾經說過的語，即：因爲商品底出賣，有時在產業界景况好的時期，有時在景况不好的時期，所以市場價格經常在生產費底上下擺動着。應用了嶄新的生產性更大的生產手段的資本家，要把自己的商品以超過實際生產費的價格出賣。其超過的程度，隨着下述的情形而改變：一碼棉布底市價，如果比平常一碼棉布底生產費大，則超過的程度也大些；如果比平常一碼底生產費小，則超過的程度也小些。

但是這個資本家底特權，不是永久的。因爲與他競爭的別的資本家們，也應用同樣的機器，同樣的分工，並且用同樣的或更加廣大的規模來應用它，像這樣的新設施變成普遍情形的時候，棉布底價格就不單將跌到那商品底舊的生產費以下，並且將一直跌

到那商品底新的生產費以下。

因此，結果是資本家底相互關係又變成和採用新生產手段以前一樣的狀態了；倘若他們用那種生產手段，能夠以同一價格供給二倍的生產品，他們現在就被迫依舊價格出賣二倍的生產品。在這個新生產費底基礎上，同樣的競爭又重新發生起來。他們又用更進步的分工，更多的機器，依更大規模的分工和機器來進行競爭了。競爭又同樣地反應這種結果。

## 八 資本家底競爭給與資產階級中產階級和工人階級的

### 影響

這樣，我們知道：生產方式，生產手段不斷地改變着，起着革命；勞動底分工，不可避免地引起更大的勞動分工；機器底應用，不可避免地引起更廣大的機器底應用；大規模的生產，不可避免地引起更大規模的生產。

這是一種法則，這種法則把布爾喬亞生產連續不斷地從踐踏過的軌道裏排除出去，它迫使資本不斷加強勞動底生產力，就因為它以前加強了它們；也正是這一法則，不讓資本有片刻的休息，而經常不斷地在他們耳朵邊催促道『前進！前進！』

同一個法則，在產業定期擺動的範圍以內，不可避免地使商品價格歸趨於生產費底水準。

不論一個資本家採用了如何強大的生產手段，競爭却使這種生產手段的採用成為普遍一般的現象；從那時候起，他的資本底生產率增大的唯一結果，就只是：現在他得以同一價格供給十倍，二十倍，一百倍於以前的分量的商品了。但是因為現在他想從更大量的商品銷售上來補償那因賣價低落而招致的損失，他就得出賣也許比以前多一千倍的商品量；因為對於他，大量的銷售之所以必要，現在不單為想得到更多的利潤，並且也是為想收回生產費，要知道生產工具本身，我們已在前面說過，也日益昂貴了，又因為這樣大量的銷售，現在不單對於他是一個死活問題，即對於他的競爭者，也同樣是個

死·活·問·題·；·所·以·舊·的·鬥·爭·又·重·新·展·開·來·了·；·那·已·經·發·明·了·的·生·產·手·段·底·生·產·性·越·大·，·這·種·鬥·爭·就·越·加·激·烈·。·因·而·分·工·和·機·器·底·應·用·，·亦·將·以·無·比·大·的·規·模·繼·續·向·前·發·展·。

無論那被採用的生產手段底力量有多麼大，競爭總要把資本底這種力量所生出來的黃金果實剝奪了去；它使商品價格降到生產費底水準，這樣就使賤價生產，使以同一價格供給更多生產品的生產，成爲一種必然的法則，隨着生產的廉價化，隨着同一勞動量之能生產更多的生產品而形成的一種法則。這樣看來，資本家靠自己的努力所得的結果，除了在同一勞動時間內生產更多的商品那一義務之外，也就是說，除了使他從自己資本中吸取利潤的條件更爲困難之外，是甚麼也沒有。所以雖說競爭藉生產費底法則，經常不斷地追逼着資本家，並且使得他所製鍊出來對付他敵人的一切武器倒戈相向地來打擊他自己——資本家却仍經常不斷地力圖在競爭中制勝；他孜孜不倦地採用新的價值更昂的，但使他能較廉地生產商品的機器和更新式的分工，而且不等到那競爭把這些新式機器變成陳舊不適用的東西的時候，他就這樣努力地幹了。

現在我們試想一想這種狂熱的刺激運動，同時並起於全世界市場之上，那我們就會明白：資本底增殖、積聚和集中等結果，怎樣招致繼續不斷的、猛烈急進的而且在加速擴大的規模上實現着的分工，新式機器底應用，以及舊式機器底改良。

那麼，這些跟生產資本底增殖有不可分離的聯繫的情況，對於工資的決定，有怎樣的影響呢？

更進步的分工，使一個人能作五個，十個，乃至二十個人底工作；這一來，就使工人中間底競爭加強了五倍十倍乃至二十倍。工人中間的競爭不單表現於一個工人比別個工人勞動出賣得賤些，並且也表現於一個工人能作五個、十個乃至二十個人底工作。爲資本所採取的日益發展的分工，逼着工人們不能不作這樣的競爭。

不單如此，分工越發進步，勞動也以同樣程度而越發簡單化，工人底特殊技巧失去了一切價值。工人被轉化爲簡單的、單調的生產力，他無論在肉體上或精神上，都無需乎表現特殊的伸縮力。他的勞動成爲無論什麼人都能做的勞動。因此競爭者就從各方面

來壓擠他們。同時我們還得記住，任何工作越是簡單，越是容易學會，學會這種工作的生產費越發少，那麼工資就越低落，因為工資也與一切別的商品底價格一樣，是依生產來決定的。

所以，工人們中間的競爭加強了，勞動所給與的滿足日益減少，而它所引起的憎厭則日益增加，而工資也就以同樣的程度下降。工人因為想維持他原有的工資高度，他只得做更多的工作，或者是多做些鐘點的工作，或者是在同一時間內多做出些生產品來。他被貧困所逼，這樣一來，他就日益加強了分工之不幸的結局。其結果是這樣：工人工作越多，他所得的工資也就越少，原因很簡單：他工作越多，他對於他的夥伴們所作的競爭越強烈，因而，又從那些夥伴們方面引起同樣強烈的競爭來，迫使他們也在像他一樣不好的條件之下，去供職。這樣看來，歸根結蒂地說，即是他對自己、對工人階級之一員的自己，進行了競爭。

機器在更大的規模上產生同一影響：熟練工人為不熟練工人所代替，男子為女子

所代替，成年壯丁爲兒童所代替，當機器初次出現的時候，就把大批的手藝工人丟到街路上去了；并且隨着機器底進步改良和完善，一羣羣的工人也從工廠裏被排除出來。

我們上面已經大略說過資本家相互間的工業戰爭了；可是這個戰爭有一個特點，就是戰爭所以得勝的原因，與其說是得力於勞動軍底增加，不如說是得力於勞動軍底減少，將軍們即資本家們中間的互相競爭，是在於誰能解除最多的產業兵卒。

不錯，經濟學者告訴我們說，因採用機器而變成多餘出來的工人們，在一些新的工業部門裏找到了事情。

但他們也不敢直接確定說，在新的勞動部門中找到工作的那些工人，正是被人丟到街路上來的工人，事實也太明白地反對這樣的謊說。老實說，他們所確定的，只是新的職業是對於工人階級底別的部分開放的，比方，對於那正打算進那業已趨向滅亡的產業部門的青年工人是開放的。這對於那些可憐的工人們，當然是一個極大的安慰。在資本家老爺們方面將不再缺少新鮮的，合於剝削的肉和血。讓死人們來埋葬他們自己的

屍體吧！這種安慰與其說是對於工人的安慰，毋寧說是對於有產者本身的安慰，因為假若機器消滅了整個僱傭工人階級，對於資本將到來一個何等可怕的時期呀！沒有僱傭勞動，資本就馬上喪失其為資本的資格！

但是縱令那些直接被機器排除出來的工人們，和我們估計可以在一定部門內找到工作的那部分後代的青年人全體，都找着了新的職業；我們不能想這種新職業會和他們所失去的職業給與相同的報酬呢？如果是這樣的話，那就違反了一切的經濟法則。

我們知道，現代工業底發展如何引起以簡單低級的工作代替複雜高級的工作的經常傾向。然則，那些被機器從一個工業部門內丟棄出來的大批工人，除了受那更低更壞的待遇之外，還能找到別的躲避之所嗎？

有人把從事於製造機器本身的工人當作例外。他們的解說是这样：既然工業對於機器的需要和消費更多了，機器底數量必然要隨着增加起來，亦即機器底生產要隨着



增加起來；因而從事於這一生產部門的工人數目也隨之而增加，而從事於這一工業部門的工人，都是熟練而又受過教育的工人啊。

但是這種解說在以前也不過一半是對的，從一八四〇年起，就全然失去了真理底影子。因為製造各種機器，同生產棉紗一樣，也日益用機器來製造了；從那時起，機器製造廠裏的工人們，在那極頂完善的機器面前，只能擔當一種極頂不完善的機器所擔當的職分而已。

資產者又歡叫道：然而在工廠裏一個男工被機器排除了出來，代替他的却也許是三個童工和一個女工呀。難道以前的一個男工底工資，不夠維持他的老婆和兒女底生活嗎？難道最低工資不夠維持工人階級底生活和繁殖嗎？那麼這些資產者底動人心目的話，是證明什麼呢？祇是證明：爲要保證一個工人家庭底生活，現在要消費四倍於以前的工人生命了。

讓我們將上述一切做一個結總吧：生產資本越發增加，分工和機器的應用越發擴

大分·工·和·機·器·的·應·用·越·擴·大·，工·人·們·相·互·間·的·競·爭·就·越·強·烈·，他·們·的·工·資·也·就·越·發·減·少·了·。

不僅如此，工人階級還從較高的社會階層中得到補充；大批小工業家和靠小資本利息爲生的人們，降落到無產階級隊伍裏來了；他們把自己的手，跟工人們底手在一起，伸出到市場上去要求工作了。這樣一來，那要求工作的手森林似地一天比一天地繁密起來，而那些手本身却一天比一天地消瘦了。

不言而喻的，在必須以日益大規模的生產爲首要條件之一的，即在必須做一個大企業家而非小企業家這一點爲首要條件之一的戰爭中，小企業家，是不能制勝的。

隨着資本底增殖，隨着資本底分量和數目底增加，資本底利息也越發減少；因此，小食利分子失去了靠自己利息來生活的可能，他們只得向工業方面走，即加入小工業家之列，因而增加了無產階級隊伍底候補者數目；此等情形，也是用不着再加說明的了。

最後，資本家爲上述的發展情勢所迫，不得不在更大規模地來利用已經存在的巨

大的生產手段，且爲了這個目的而運用信用機關底一切彈機；因此，產業上的「地震」就更增加了，當這種地震的時候，實業世界必定要把財富、生產品以及生產力底一部分，作爲犧牲，供奉於地下諸神，方纔能保持自己的生存。簡言之，就是產業危機更增加了。這種危機，由於下面的情形而愈加頻繁，愈加激烈：即隨着生產品分量底增加，隨着對廣大銷路的需要底加強，世界市場是愈加萎縮了，剩下來尚可供剝削的市場是愈益縮小了，因爲每一次先行的危機，使得世界商業獲得以前僅僅表面上接觸到的新的市場，歸入他的支配領域中去。但是，資本不僅靠勞動來生活，像尊貴而又野蠻的奴隸主一樣，把他的奴隸底死骸，把大批因危機而歸於滅亡的工人們底全部生命犧牲，同他自己一齊埋葬到他的坟墓中去。這樣看來，我們知道，資本底急速增長，引起工人們相互競爭之無比快的加強，換句話說，引起工人階級底工資來源和生活資料之日益相對的減少，雖然如此，資本底急速增長對於僱備勞動却還是最有利的條件。

